

說部叢書

初集

第八十八編

情

俠

義俠小說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戊申年二月  
中華民國三年四月再版

(情 俠 一 册)

(每册定價大洋叁角)

原著者 英國譚 偉

譯述者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貴陽  
濟南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南京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安慶長沙桂林漢口南昌蕪湖蘭谿  
杭州福州廣州潮州雲南香港

※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

前清宣統三年四月初三日呈報五月十四日註冊

洋  
一  
冊

催 眠 術 講 義

定 價  
五 角

催眠學居心理學中之一部其原理至近世大明學者研究日衆其效用亦愈著於教育醫道均有莫大利益欲知斯術大意者則此書誠爲催眠學之先導

蔡 元 培 譯

妖 怪 學 講 義

定 價  
六 角

妖怪之事世人或爲所迷惑或以不可解了之其高尚者則斷爲烏有皆不足以服人是書經緯哲學之道理開顯智德之光明使人得超然獨立於迷苦門外其事業爲宗教教育之前驅其功效與鐵路電線相齊等眞暗室之覺燈苦海之慈航也書分十二篇一百二十節茲將篇目列下

- 第一篇 定義篇 第二篇 學科篇 第三篇 關係篇
- 第四篇 種類篇 第五篇 歷史篇 第六篇 原因篇
- 第七至第十二篇 說明篇

# 情俠

## 第一章

沿地中海之蒙脫楷洛埠。土股也。余於十年前。曾一履其地。地有衆匯一所。崇樓傑閣。困困盤盤。碧海繞廊。青山排闥。語其闕敞。罕有比者。匯中怡情悅性之具。無不備。於是過客留踪。豪人逐興。鳥履紛披。而淑慝乃弗能辨。

禁年月日。余自倫敦附車。重續舊游。舍館既定。卽攜途次購得之巴黎報。閒步海濱。惟時風和日朗。意得立高山峙於左。其巔隱隱作紫露色。其右爲馬路谷。大磐石。徧築白色巨屋。日光映照。光華四射。而海水澄碧。一望無際。騁懷游目。積鬱頓除。洵快愉也。

賈隘讀報。報載一電。自俄都聖彼得堡發者。云莫斯科總督大公鮑立司。將次旅游利渥洛。寥寥數語。初不經意。惟計利渥洛距蒙脫楷洛至近。以景色優勝名大地。四方選勝之士。無間賢愚。莫不以一挹其勝爲至樂。如磁石吸針。琥珀引芥。余自倫敦

首途時。同人即嘖嘖豔羨之。蓋沿地中海諸埠之勝景。其小者。猶愈於健姆司之大埠。而利渥洛其尤著也。

顧余游時過早。游人尙稀。自少數之英人外。幾無他國人踪跡。因思一旅行間。惟我英人獨具高尚之致趣。若他國人則寧家居抑鬱。虛擲韶光。計其情況。何異置身晦冥風雨中。竟日夢夢。雖有名山佳水。麗日和風。不知享焉。

任意放步。恣挹此邦風景。瞥見一戎服若有官職者。遙見余。卽莊肅致敬。比過其前。則又舉帽爲禮。狀至恭順。意若謂幸貴人之厚我。厚我者。余爲愕然。亦以禮答之。余於歐洲列國都會。皆曾游歷。習知列國遇賓禮式。無異英人。且嘗供職駐俄英公使署。故淹滯於聖彼得堡者。爲日尤多。彼邦風土人情。余亦稔知之。今以區區游子。而彼優禮若是。及伺其遇他人。卽又弗爾。意者其或有所誤歟。然則彼果誤余爲誰何者。此其故。今固釋然。而當時則不覺爲之驚異。

既至一堡。方俯視火車運行山谷間。忽聞槍聲砰然。飛鳥高逸。止於衆匪之簷際。且

送所及。見一麗人姍姍而來。神致靜穆。行不旁睇。忽止步。遙望大海。若不知余之亦在者。度其意。似有所訪。繼又向余行。過戎服者。戎服者亦加以殊禮。委延徐步。游近余所。余乃迎而前。相其年。約二十有五。六。姿容莊麗。意態溫存。而風度淵淵。彷彿碧海澄波。弗染纖毫塵垢。舉目見余。凝視片晌。顏色陡變。一若與余曾相識。而又有惡感情者。既似知其誤。掉頭去。不顧。遂入於巴黎賓館。余亦返寓。

冥想此女神奕奕。芳韻超邁。足掩利渥洛全埠之優勝。而移游人之耳目。顧彼見余卽形慘狀。斯何故耶。苟得與之款接。一通情愫。甯非大幸。然素不相識。此願又烏能償。意女必常赴衆匯。余或於匯中漸接之。然彼地游人紛雜。良莠不齊。猜忌百端。實屬危道。惟是情感既熾。如風鼓潮。不可復遏。遂蓄意往。將入匯。見二人凝目視余。狀若伺察。然余自頂至踵。固無毫末足以招人耳目者。正遲疑間。忽電車飛至。駕駛之疾。若急風驟雨。余苟不速避。必被顛躓。俄乘車者紛紛下。進匯。余亦隨之入。闖入禮余。一如戎服者。入投刺於招待員。招待員讀余名。相余面。頗周摯。鞠躬曰。君

爲褒雪福蘭夢德乎。何自來。余曰。倫敦乃畀余特別優待券。每問必笑語承答。詔容可掬。時游人甚衆。余至博奕室。以券示門者。門者不視券。但鞠躬微語曰。君無須此。噫。異哉。計余往者到此。不過十年。而前後相待之不同。乃若是。

入室。周視諸局。不見麗人。而隨遇諸人。皆若注意於余之行跡者。乃下局博。所注甚微。而每射輒負。余乃止。聞人輕語曰。此君殊慎。曰。毋怪。彼於二年前。曾大負於此。回顧言者。即又肅靜。二年前。余未嘗到此。彼所云。胡爲乎來哉。

余素嗜博。興不稍衰。復入局。互有勝負。維時男女雜沓。環而觀者數重。咸切切作私語。其意似並在余。中有二人。其一醜而黑。虬髯如猬。體格雄偉。而凝靜閒暇。凜然有堅忍不撓之概。蓋斯拉夫人種也。其一貌秀而文。碧眼直鼻。髭亦清潤。爲條頓人種。此人當入局肆博時。度其狀。嗜此實甚。雖喪身其中。亦不顧恤。之二人者。伺余尤切。始終不少間。容忍既久。勃然返顧。醜者去。赴他局。作訪友狀。其侶亦出局。遂輟博。嗣散步時。又遇之。漠然若弗經意。然彼輩伺察之情。至深且密。殊令人索解而不可得。

## 第二章

大凡橫逆之加。當之可危。而非分之榮。亦受之可懼。彼或伺余若奸宄。或禮余若神明。余苟稍自體察。必氣沮神喪。不敢逞志。其如入障旣深。自信絕無可慮。遂不計此中危險。方且專誠壹志。謂苟不達余之目的者。必不止。

向晚。復過匯門。次侍二士人。肅余入。數見是狀。弗異也。忽聞一操英語者曰。彼何人。乃尊崇若是。曰。當爲彼國之高貴耳。余聞之。陰嗤其妄。旋遇日間。伺余之條頓人。舉止倉皇。若負重任。而斯拉夫人則神致閒暇。弗露圭角。一種鎮定肅穆之氣。尙隱於眉目間。

入博奕室。巡視稠密處。興皆豪舉。而余所屬意之女郎。亦在焉。金銀纍纍。積滿於前。所獲不貲。無何。同局一人出。余乃接其座。視女靜寂。若不知座人之更替。密瞰之。覺五官修整。氣逸神清。如此玉容。足令人目眩心醉。余則愛戀之情。露於顏色。適女引眸徐起。與余視線相射。而凝重如故。不似向者作慘狀矣。由是恣意孤注。興高采烈。



而實則余此時之心思。已爲女郎所吸引。神經顛倒。不能自持。時且故加注於女所注之地。則又夷然不以爲忤。意者女深於社會之交接。以嬌艷動人情感。習見是狀。故弗之異耳。未幾終局。勝者各集所獲。余與女皆大勝。女則坦然不露喜色。

有德意志人者。貌寢陋。與女接座。分利時。爭謂女前所積之金爲己有。其人狀頗樸。齎或不致誤。大抵博時失檢。致相僂雜。以位置論。分當屬女。公證者聚金不給。由是訟聲漸沸。德人強作法語。呶呶不已。女曰。此金固屬余者。德人折諸公證者。公證者搖首聳肩。按法俗聳肩爲怫然之意。雖辯護百端。無益也。

爾時所謂條頓人者。狂肆咆哮。以拒德人。且問余曰。君以爲當誰屬。余曰。屬女郎耳。乃向余鞠躬。顧公証者曰。如所言給之。德人爭辯不已。至於罵詈。然自有聳肩之証。事已定矣。女向余鞠躬致謝。余亦以禮答之。竊喜區區一禮。本無大益。然視余目的之方。未始非進一步也。

女儲金於篋。篋以金製。華物也。旣而各散。出室。見女背余遙立。潛就之。女反身。余笑。

曰。彼德人當大懊惱。女不即答。密相之。心頗慚竦。自忖苟不見答。奈何。女忽笑曰。君果確知爲妾之物乎。余曰。確知之。余雖獲利。然鄙意亦頗願爲卿所勝。女曰。殊奇事。妾苟稍不慎。且恐失所獲。至君反願爲妾居貧地。設想何其左耶。余曰。冀卿獨勝耳。女乃凝視不語。意頗厭余煩褻。余雖自竦懼。卽亦弗顧。曰。乞恕唐突。與卿似曾相識。女睜目若有所觸。柔聲曰。似未曾。余曰。卽今晨相見耳。妾未嘗遇君。君殆誤矣。言時。似不甚介意者。爾時問答。各以法語。女於法語。音清而未能純熟。至此始辨其實。問之曰。卿俄人乎。女漫聲曰。然。余思納言甚肫摯。乃應者意殊不泐。果何時乃得邀其一頓一笑耶。

余素善俄語。乃以俄語語之曰。余曾游歷俄國。女曰。然。妾意君亦俄人耳。余笑曰。卿特以余能俄語。誠自愧。實英人。不知卿能脫略邦籍。友余否。言已。投刺。女強以英音讀余名。微笑曰。君以英人作俄語。直爾清利。誠不易得。察其笑意。若戲若疑。似不深信。余曰。卿英語亦佳。女搖首他向。嘆息曰。妾烏能英語。余曰。何乃太謙。卿果友余乎。

女鞠躬不答。遂別。彼之嘆息。殆惡余冒昧歟。抑不能作英語。以訴其情懷歟。是則不敢知矣。

以語言交接。爲地至近。於進身之階。已有端倪。如伐冰然。忍而不躁。縱極深厚。必有解闢出石之一日。然以異國男女。未有紹介。直接而陳懇摯。在禮殊屬孟浪。然欲藉紹介者。恐終身不能償願。此女秉禮爾雅。示余以涼薄。亦分也。

余且行且計。周歷諸室。見女與貌秀者之條頓人密語。見余。即又鞠躬。無恐怖意。默思彼與斯拉夫人。皆俄產。爲狀頗親密。苟余與二人預爲友。不難因以達余雅。顧此貌秀者。氣宇颯爽。與女若婦也。夫者果爾。則余望絕矣。且所行爲。於女多不便。然女之神色。似未嘗有家。果未有家者。余之願終可以達。

翌日下午。復遇女於匯。辭氣藹然。與之茗酌片時。爲余述其家世。始知其名爲桃麗娃茂世。開父死。母病。方自聖彼得堡來。將往利渥洛。爲母求治。現寓某別墅。墅爲女遺產。距此不遠。母以病。不能多酢酬。乃約期引余朝其母。有弟。他出。此外別無天親。

女每言及弟。聲色慘怛。頻以危懼之目視余。余以爲篤於友于。不之異。且雜以諧謔解之。而女之危懼滋甚。

余問之曰。卿曾至莫斯科否。女懷然曰。未也。余曰。余於五六年前。曾託足於彼。頗知彼中情俗。女笑曰。毋怪君於俄語。如是純熟。余曰。當時與某女士友。交誼至篤。隨習俄語甚稔。故積久未忘。女曰。君何不。此語至此止余曰。彼已有家。藁砧名南納。商人也。余嘗隨英公使居俄久。此所以疑與卿曾相識。女曰。未曾。未曾。余曰。然則相見恨晚矣。爾時女方著手套。注意之。尙無約指。此雖不足証渠之必爲室女。而私心實稍慰矣。自是而交誼遂密。

### 第三章

翌日。偕女乘車。造其別墅。朝其母。母清癯殊甚。髮已斑白。態度大似其女。而困憊之中。一若重有憂者。母女待客甚拘謹。母力疾強坐伴余語。吐辭至慎。若恐稍肆而失禮者。然又頻頻凝目視余。不稍輟。余偶爾回視。則又作倉遽狀。度其意。若惡余之過。

訪爲莽率。而未悉余之眞誠耳。因思年老者。意興蕭索。性多執拗。於禮分每不能通融。特此老爲尤甚。設與余交接日深。必不若是。茲以執禮太甚。而情意反多隔閡。旣而以茶飲余。爲俄禮式。女曰。不敢以異邦人待君。余曰。余行蹤無定。果不爲英人者。當爲俄人。余於俄語以久。疏故於母女所言。間有未解者。必請再述。母曰。君語言容貌。絕似俄人。惟尊名爲不同耳。又悄然問曰。君豈自莫斯科來乎。竊意余之行蹤。已悉告其女。今母猶作是問。意必疑余有未實者。因回顧女。女睜目不語。而母之狀況。若甚危懼。

忽有人延母。母將行。余亦告辭。且謝多擾。母鞠躬送。女引余及門。余曰。今夕赴匯否。女曰。妾於匯中之游。倦矣。余曰。豈爲失利故耶。果爾。赴而不博可耳。女笑曰。所失誠不資。設母安者。當踐約。余曰。寓次更無他人乎。女辭意吞吐。狀殊不適。他顧曰。有二友者。昨夜赴維也納矣。余曰。昨夜與卿同游者。亦往乎。女曰。是爲宜萬墨洛可夫。吾家世友也。余笑曰。以鄙意度之。當不僅是。女曰。何謂。余曰。當爲卿未來之尊夫耳。女

坦然微哂曰。非也。特交誼殊不淺。余曰。彼虬髯者。爲何人。女玉容又變。戚然曰。君亦知其人乎。余曰。初自匯中相識。其人舉止。頗與人異。女曰。是爲南考洛史。燕林四開其異人處。則以憂患多耳。余曰。人固不能免憂患。若燕林四開之憂患。殆必有異於人者。女駭然曰。君何所見而云然。余曰。交淺言深。恕余言妄。女曰。君言必有所指。胡不明以相示。余曰。余居聖彼得堡久。見凡與政界有關係者。衆矣。女曰。君以爲燕林四開者。其於政界亦有關係乎。余曰。凡俄國之士。苟稍具政治思想者。皆危機也。女曰。燕林四開固多憂。然憂實不存於政界。余曰。果爾。則於存身之道。幾矣。須知與政府反對者。必不足以自存。若燕林四開居聖彼得堡。我知指摘之者。必多。女曰。何爲其然。余曰。抗直靈敏而不能內蘊。若而人者。多以革命舉動爲性分。惜夫拚其熱誠。以求萬衆之幸福。而結果之價值。往往不能償其所願。此天下萬國皆然。而俄國爲尤甚。女笑曰。何惜也。余曰。試觀歷吏。革命者。實自由之利刃。女曰。不能自由。奈何。余曰。不自由者。咎皆自取。而甘居奴隸者。又人格不全。女笑曰。如君言。無一可者。但人

卽至不肖。奚至甘爲奴隸。其如稍一不慎。或戍寒帶。或置死地。二者之殘賊。絕無人理。而且重重壓制。令人不能稍抒其手足。遂至於此。而論者不察。轉以苛論加之。曾亦思事勢之危迫。固如是耶。余曰。俄君日殺其民。以試鎗鋒之利鈍。雖千百萬數。亦所弗恤。而民氣猶不思自奮。女曰。彼日出其謀。以伺人之左右。奈何。余曰。與人之隙。而使之乘。此咎之所以自取也。女微慍曰。是政體使然耳。余思女爲是言。決非革命黨人物。因笑曰。果使政體然者。執政之罪大矣。女曰。俄皇賢君也。豈不欲爲民造幸福。獨苦下情壅塞而不能上達耳。余曰。以俄皇爲賢。未免忠誠過分矣。茲且勿論。但問卿今夕果赴匯乎。女不答。余曰。必赴之。膳後。余來與卿偕往。鬱居不出。悶甚。卿實不知余之誠悃耳。余爲英人。率真坦直。非若俄之公卿。往往微服潛蹤。以探人祕密者。何餒爲。女驚視曰。君乃不自知爲狀固絕似公卿微服以探人者耶。雖然。君誠英人。妾必踐約。余乃退。

反寓就食。尋思俄人動作多離異。有爲英人百思所不到者。此女秀外慧中。若具一

種絕大之魔力。吸人情感。而舉止隱約。又故示人以不測。余之定力。本自信不薄。乃一想象其風致。心旌搖越。幾難自持。卽今珍錯盈前。無如官司不存。味同嚼蠟矣。及時訪女。一門者髭鬚虬亂。聲輕若啞。導入應接室。卽日間飲茶處也。倚窗遙矚。雲淨星明。街衢燈火。照耀如晝。移時。女艷粧蹀躞入。謂事母安寢。致余久待。且告歉情。余曰。余視母。不專爲病。或有他故。女駭然。若有隱情。猝被余窺破者。曰。何故。余曰。年老而有重憂。傷身實甚。女曰。君何以知母有重憂。余曰。以意度之。不虞其言之中否。妄哉余也。女笑曰。君豈有所怯乎。余曰。心無罣礙。何怯之有。言次。應門之僕入。視其狀。殊可怪。女呼之曰。談密道夫。苟母醒而召余者。爲言余歸當不晏。僕唯唯出。乃相偕赴匯。

與端莊流麗之豔友。游行自在於廣衆中。心曠神怡。不獨爲余畢生所未有。卽匯中人當無一不豔羨之者。洄溯生平。親知落寞。顧影自憐。夙昔固存大願。無如運與志違。所如輒阻。迨服官外交。則又以事機無藉。碌碌靡有建白。爲余計。苟得折衝壇坫。



間。一抒余胸中所蓄。以爲祖國光。顧此願不知何日償耳。今以偶爾相值。屬意於異國一弱女子。於彼身世事業。渺無所知。危機隱伏。余豈不審。徒以愛慕至切。遂坦然不復介意。世之論者。謂人不可以無閱歷。無聰明。余自問是二者。視之他人。未嘗爲後。而處境適與相反。可知此說。徒以束縛人才。非通論也。設余稍愚魯。何至於是。是則人生在世。祇須合眼放步。一聽造物者之低昂而已。尺步繩趨。涉世之通則。而有時適足以償事。

翌晨。選鮮豔之花。附以短柬。致桃麗娃。約上午至匯相聚。此等動作。於交際規則。實爲破格。然非此若不足以表余忱悃。顛倒錯亂。在所弗顧。

既如期赴匯。良久。女輕粧冉冉至。風姿綽約。倩逸絕塵。所貢之花。飾之胸次。余不覺狂喜。恍加以九五之榮者。然見時循循執禮。不涉褻意。並行容與。所至游人屬目。切切私語。蓋疑妒愛羨。人皆有同心耳。行次。見褒立氏紀念碑。氣象莊嚴。巍然矗立。相與徘徊撫摩。爲之讀其文。論其世。女且歌紀念詩。余雖不明音樂。然珠喉婉轉。芳韻